

邂逅童寯故居

□ 周水欣（江苏南京，工程师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出门闲逛，碰到一家“李记六合大肠猪头肉”的街边小店。小小店面烟火气十足，笑呵呵胖乎乎的掌柜在厚重的木头案板上熟练地切着猪头肉，排队的人好多。我于是也加入排队大军。等待中，四下环顾，忽然发现紧挨着这家店面的这面白墙有点意思，很讲究的白色水泥高墙一直延伸到路口，中间一个白色牌子：秦淮区不可移动文物童寯住宅。原来，这是童寯的家呀。我兴奋起来。

童寯先生（1900—1983），辽宁沈阳人，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家和教育家。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但见这白色水泥墙中间，嵌着两扇严丝合缝的木门，颜色很特别，是一种棕黑色，配同色铁质把手，一点也不显眼。童寯先生非常喜欢绘画，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赭石色——不就是这扇大门的颜色么？

我在门前徘徊张望。正好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准备开门进去，忙叫住他询问：“请问您，童寯先生故居什么时候可以参观

啊？”那位男子抬头看看我，打开大门。“纪念馆还没有建好呢，你看。”顺着他打开的大门，我趁机往小小庭院里面张望。“你知道童寯啊？”师傅打量我一下，“是学建筑的吗？认识他的人不多呢。”随即又说，“要不你先进去看看吧。”我高兴极了，赶紧随他进入小院。

童寯的住宅建于1947年，是他自行设计，英国别墅风格。抬眼所见红瓦屋顶错落有致，顶层阁楼的米黄色木窗也显出年代感。小院内一棵参天松柏。据说是房子建成不久栽种的。如今长势直冲云霄。

进去小楼，每一层的层高都不是太高，有几间房间是阁楼式样倾斜下来，但低的部分做了合适的木质衣柜，刚好利用得周到。暗红色木质地板和台阶仍旧暗暗闪光，一层一层蜿蜒曲折上升。在一楼起居室，墙面上挂了很多幅童寯先生画的水彩画，他曾经说：“建筑就那么一点事，画画才是大事。”在当年旅欧求学期间，他画了许多水粉和素描。千里迢迢带回国，经历

了战争与浩劫以及磨难变数，九十几个寒暑，如今，静静悬挂在自家的墙面上，色彩依旧鲜艳，而画中的一些富有英伦风情、诺曼格调、学府雅致的景色，都在二战时期，被炮火吞噬了……

我仔细看这些画，师傅在一旁说：“这些都是他画的建筑效果图。他画画是基本功。”我笑道：“您也是懂的人啊。”师傅是东南大学雇佣的在纪念馆建成前、看护童寯故居的人。童寯先生也是东南大学前身——南京工学院建筑设计院的首任院长。想起看过的好几张童寯先生与家人在这院子里拍的家居照片。他的面容一直比较严肃，微微蹙着眉，总有些心事的样子，只有与孙子在一起拍的照片，才露出一丝笑容。有一张照片，面容苍老的童寯穿着一件好像工作服一样、左侧胸口有个大口袋的长外套，双臂轻轻搂着两个年少的孙子的腰身。头顶，是小院搭起的葡萄架，其间露出的点点光斑打在祖孙三人脸上，他们都微笑着。身后，是小楼起居室的木窗。而这张照片的拍摄很有意思，因为海外同行不相信他还活着，为了证明自己还“健在”，他随意抓了在院子里玩耍的两个孙子，拍下这么一张微笑的照片。

童寯先生是一代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，在纷繁的人世间，童寯先生在这幢小楼里修身养心，舔舐伤痛，同时，坚持不懈教书育人。他在晚年给自己定位为“自鸣钟”。他的研究生，经常会被请到家里来听课。他的一位学生方拥，在30多年后，引用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语“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”，以此来回忆自己在太平南路文昌巷52号与童寯先生一起读书时的景象。